

“打一鸟名”的谜语

关于雉鸕是什么鸟，早年的说法主要是在水鸟、鱼鹰之间绕圈子。最主流的观点，认为雉鸕是鱼鹰，即鸛。有的《诗经》图谱中，直接把雉鸕画成一只冲向水面的老鹰。而近几年，各种新说法五花八门，有人说雉鸕是大雁或天鹅，也有人说应该是白胸苦恶鸟、东方大苇莺、彩鹇、水雉、冠鱼狗等。

暂且，就当这是一个“打一鸟名”的猜谜游戏。

“关关雉鸕，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这句话是谜面。由谜面可知:1.这鸟必须在周南一带有分布;2.黄河中的沙洲适合它栖息，同时适合荇菜生长;3.鸟叫声如同“关关”;4.其叫声能让人产生求偶的联想——换句话说，鸟这么叫，本身就是为了求偶。

符合以上4条的，谜底就基本可以揭晓了。

产生《关雉》这首诗的“周南”地区，主要指现今河南省西南部至湖北省西北部一带。从鸟类分布来讲，上面提及的几种鸟的分布范围均符合条件。荇菜是一种龙胆科的常见植物，喜欢生长在静水或水流较缓的浅水水域，5月开始开花，黄色的花朵挺立于水面。和荇菜生活在同一个地方的，通常也是喜在沙洲湿地中活动的鸟类。

鱼鹰岂会“关关”叫

大家都知道，《诗经》讲究“赋、比、兴”。“关关雉鸕，在河之洲。”这就是在“起兴”，即诗人由实际见闻而受到了某种触动，引起联想。所以，完全与现实不符的东西是可以被否决的。

鸛是隼形目鸛科鸛属仅有的一种鸟类，是一种以鱼为食的猛禽。鸛

《诗经》里的雉鸕到底是啥鸟

◆ 张海华

“关关雉鸕，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周南·关雉》这首诗几乎人人皆知。《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05篇，开篇第一首的第一句就是关于名为“雉鸕”的鸟。

可这“雉鸕”到底是什么鸟呢？两千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迄今难有定论。说来有趣，在5月，至少有两种鸟的求偶叫声很像“关关”，它们会不会是雉鸕呢？



■ 鸛(鱼鹰)



■ 白胸苦恶鸟

在国内分布比较广泛。我多次见到过俯冲水面抓鱼的鸛。有一次，一只鸛在我头顶低空盘旋了好几圈，边飞边发出尖锐的带哭腔的叫声，跟书上所说的“繁殖期发出响亮哀怨的哨音”完全一致。显然，鸛的叫声与“关关”之声毫不搭边。因此，从实际观察的角度讲，鸛不可能是雉鸕。

有人认为，雉鸕是指大雁。这种说法也很难令人信服。《诗经》中提到大雁的诗篇不少，通常就直接使用“雁”这个字了，怎么会单单冒出个“雉鸕”来呢？再说，大雁的叫声也

不像“关关”。同理，天鹅、彩鹇、水雉、冠鱼狗等鸟类，其叫声均与“关关”相去甚远。

苦恶鸟与苇莺的对决

白胸苦恶鸟与东方大苇莺这两种鸟在繁殖期的叫声，我听过无数次，确实都可以说接近“关关”了。在古时“周南”一带，这两种鸟都肯定有分布，应该都是前来繁殖的夏候鸟，当然白胸苦恶鸟也可能是四季常在的留鸟。

每年春末，东方大苇莺从南方



■ 荇菜开花



■ 东方大苇莺

飞来，在湿地的芦苇荡里营巢。五六月份，它们爱站在茂盛而坚挺的芦苇顶端，大声发出鸣叫：“呱呱呱！呱呱呱！”整片湿地里都是它们响亮的大合唱。看上去，东方大苇莺这个答案已经颇为接近谜面的要求了。但别急，说不定还有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那就是白胸苦恶鸟。

白胸苦恶鸟这个古怪的名字，来自于它的叫声。在我老家浙江省海宁市有一个传说——有个女人的孩子被人偷抱走了，她就整天哭喊“苦啊苦啊”，最后就化为“苦恶鸟”。

实际上，它是一种属于秧鸡科的水鸟，胸腹部白色，因此在中国台湾地区也被称为白腹秧鸡。5月，荇菜盛开的时候，白胸苦恶鸟的雄鸟常会在河边不知疲倦地发出求偶的鸣叫：“苦恶！苦恶！”这声音听起来酷似“关关！关关！”

笔者认为，白胸苦恶鸟与东方大苇莺都有可能是雉鸕，而最大可能是前者。最主要的理由是，白胸苦恶鸟的求偶叫声不仅比东方大苇莺更像“关关”，而且更喜欢在晨昏鸣叫，而后者一般只在白天鸣叫。此外，白胸苦恶鸟一般是个体鸣叫，而东方大苇莺通常是合唱。前者的习性似乎更符合诗人的意境。

“关关雉鸕，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通过这段原文，我们不妨遥想：古代的那位君子，早晚听到沙洲上的白胸苦恶鸟在为求偶而不停鸣叫，不禁触景生情，越发思念自己心爱的“窈窕淑女”，以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于是，他干脆揽衣而起，慢慢吟唱出了这首千古绝唱……

|相关链接|

白胸苦恶鸟属于鹤形目秧鸡科的鸟类，共有4个亚种。嘴基稍隆起，但不形成额甲，嘴峰较趾骨为短；跗骨较中趾（连爪）为短；翅短圆，不善长距离飞行。善奔走，在芦苇或水草丛中潜行，亦稍能游泳，偶作短距离飞翔，以昆虫、小型水生动物以及植物种子为食。

繁殖期间，雄鸟晨昏激烈鸣叫，音似“kue,kue,kue”，故称“姑恶鸟”或“苦恶鸟”。在荆棘或密草丛中，偶亦能在树上，以细枝、水草和竹叶等编成简陋的盘状巢。分布于印度次大陆，中南半岛，太平洋诸岛屿，华莱士区和中国。

选自《知识就是力量》

第四极

许晨



12.迈向深海第一步

深海潜水器居然成了不敢扎猛子的旱鸭子！站在后甲板上默默观察的总设计师徐芑南心里完全明白毛病出在哪儿了，他自言自语地说：“保守了，太保守了……”原来，深潜器采用配重和抛载来控制下潜上浮，由于是第一次来到大海上试验，出于“安全第一”考虑，在配重压载铁时过于求稳，计算过轻，以至于水箱注满，潜水器还是无法下潜。

总结会上，徐芑南神情沉重地说：“不应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丢人哪……”“徐总言重了，你和方老师这么大年纪跟我们出海，这就不容易了！”临时代委书记刘心成劝慰道。刘峰接上说：“试验嘛，就是这样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一步步前进的，下回就好了！”

2009年，国家海洋局下达海试任务时，7000米载人潜水器总设计师徐芑南已经74岁了，妻子方之芬也已68岁，按说不能再赴大海参加海试了。可为了能够亲眼看到自己多年的努力变为现实，徐芑南坚决要求上船：“作为总设计师，如果不参加试验，那是不完整的，也是不能交工的！”“你在现场当然好了，可是你的身体……”“没问题。不让我去倒可能牵肠挂肚、出事的。呵呵……”

海试领导小组破例批准，徐芑南夫妇成为年龄最大的海试队员，而且是带着一大堆药品和氧气袋上船的。他们与年轻人一样开会学习、探讨技术细节、穿上救生衣参加逃生演练。在锚地躲避“莫拉克”台风之际，方之芬老师克服晕船和生活上的不便，一边照顾徐总，一边担负着试验日志和文件管理工作，还经常写文章投稿给《海试快报》，鼓舞斗志。

此外，海试团队中还有三位年过60岁的老科学家，702研究所的68岁研究员许广清，62岁的张桂宝和61岁的华怡益。他们与徐总夫妇一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多年来为我国载人潜水器的研制辛勤劳作，面临海试又不顾年迈体弱主动请战，把年轻人扶上马送一程。登船以来，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准

备操作，赢得了大家的尊敬。

海试现场指挥部和临时党委格外关心这些老科学家：如此高龄还亲临海试前线，既体现了他们有极强的事业心，又说明试验还需要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船上专门安排船医随时掌握老同志们身体状况，服务员和炊事班则照顾好其生活。一有空，刘心成、刘峰、技术咨询组组长于教授、船长政委等人便去看望，尽力使他们生活工作得愉快舒心。

为此，方之芬老师还在2009年8月16日的《海试快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述说自己的感受和心情：“向九”船——我们老两口温暖的家。是的，海试团队就在这样的情感氛围和必胜信念的支撑下，不断迈步向前。

吃一堑，长一智。接受了失败的教训，总师组在徐芑南率领下，连夜修改配重方案，配重增加到140公斤，同时水声通讯系统也进行了改进，指挥部决定趁热打铁，再次海试。

8月18日，天气晴好，东南风3-4级，浪高0.6-1.4米，流速0.7节，气温29.1℃。海试团队在A1区继续进行50米载人潜水。深潜器主任设计师之一的叶聪担任主驾驶、唐嘉陵担任左试航员，右试航员座位上则是著名海洋科学家于杭教授。于杭教授是此次海试的技术专家组组长，本不需要亲自下潜海试，可他有过多次在海外乘坐深潜器的体会和经验，特别是对祖国深潜事业的一颗赤子之心，使他毫不犹豫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给年轻的潜航员以巨大的信心和勇气……

“各部门准备！”随着刘总指挥的一声令下，又一次海试，也是总第8次下潜开始了，内容还是以潜水器均衡调节为主。

10时35分进入部署，10时48分试航员进舱，潜水器布放入水。而后在水面注水10分钟，叶聪操作推力器下潜，在28.5米深时停下，进行各项调节试验。于教授和唐嘉陵在一旁协助，分别对避碰声呐、测深侧扫声呐等5种声呐进行了测试，工作良好。进而，深潜器下潜到38米，稍作停留开始上浮，距海面10米时进行抛载试验，随后迅速返回，当它红色的脊背露出海面时，甲板上一片欢呼。

虽然这次深潜器仅仅只下潜了38米，与7000米设计目标相差甚远，但毕竟是海试团队通过努力，迈出了走向大海深处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载人深潜的第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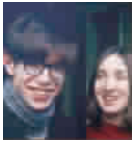
16.学院氛围

我不仅有效地将史蒂芬的东西整理妥当，还为我们家庭省下了一大笔用来聘请专业打字员的劳务费。我在康奈尔时就开始打印论文，各种等式、符号、系数、拉丁字母、分数线上线下的数字，以及有限和无限的宇宙问题，无聊透顶。不过，幸运的是科学论文大多短小，不消耗太多时间。此外，在打字过程中，我也学到了些许关于宇宙和宇宙起源的知识。有时，当我想到自己正打印的这些奇怪符号正在试图解释广袤宇宙中最复杂最深刻的奥秘时，心里不禁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当然，我不能让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兴趣牵引着我的思绪走太远，毕竟我的主要工作只是打字，倘若我不专心致志地工作，一个放错位置的符号或数字都可能将这个宇宙该有的秩序变为虚无和混沌。作为一名公务员的女儿，我幼年时的家庭教育使我学会了用词用语的严谨性，而史蒂芬的文字功底也有待提高，他平时的演讲包含了大量“你懂的”“我想说的是”之类的口语，在这方面，我终于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而不是简单地提供劳力帮助。我也很欣慰有这样的机会将科学和文学拉近。

周末的其他时间，我们会选择购买日用品、在剑桥那附近散步、到朋友们家里做客。我们曾经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在电器城挑选冰箱，犹豫购买预算内的还是加钱购买更大的冰箱。当时，史蒂芬的年薪为1100英镑，不考虑其他的日常开销，我们每周的住宿费和家务费就需要约10英镑，每月剩下的余钱并不宽裕。因此，不论买什么东西，哪怕多花5英镑我们也觉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能把自家“Mini”轿车从学院拥挤的停车场开出来的话，星期天的下午，我们会驾车前往剑桥郡的市郊游玩。遗憾的是，在我们小轿车的外围时常停靠着其他车辆，不动用吊车根本没办法将车弄出来。我们周日下午经常会光顾附近朋友们的家，他们全都是像我和史蒂芬一样的已婚夫妇。我们常常在饮茶时间不请自来，和他们一起怀想学生时光。他们中的大多数家庭都有了孩子，随后

我和霍金的生活



简·霍金著

张敬王翰民译

的几年里，我也欣然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

史蒂芬也开始逐渐融入另一个圈子：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研究员圈子。10月初一个周六的早晨，我陪史蒂芬去学校教堂，那儿正在举行对新来研究人员的欢迎仪式。主持牧师邀请我在阁楼上观看了完整的仪式，仪式结束后他还邀请我上贵宾席与他们共进午餐。我记得学校很早之前就有规定，研究人员的妻子是不允许走上贵宾席的。不过学校里当官的显然不知道，他们的牧师早已多次违反这些规定。

出席了上次的筵席后，史蒂芬很快又加入了一个学院管理层会议。他可能都没来得及反应到底发生了什么，不知不觉中，他就在那个周五的下午卷入了关于学校各种政策的讨论之中。按他的说法就是他感觉自己莫名其妙地陷入到C·P·斯诺写的《院长们》的情景剧之中。

当时发生的事情几乎真的就是《院长们》所描述的故事的完美翻版，史蒂芬从激烈的讨论中了解到大家原来是在起草对时任院长内维尔·莫特爵士的控告，因为他正利用私权给予自己门生更多优惠。整个会议充斥着不同人的怒吼，人人都情绪高昂，史蒂芬想要在那时弄清来龙去脉是不现实的。很快，史蒂芬就觉察到一场投票将不可避免。他不但陷入到了最终的投票环节，他的一票还成为了具有关键性的一票。他对投票摸不着头脑，胡乱进行。所幸投票结果并未对现实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就在那个下午，院长内维尔·莫特爵士宣布辞职。史蒂芬对学校政治的初次尝试戛然而止。

李约瑟博士被任命为下一任院长。他在接下来的一整年里带领整个学院慢慢走向稳定，由上一任院长引起的各种骚动渐渐平息。新任院长在大多数时候给我留下一种简练的感觉，仅有一次例外。一次吃过晚饭后，在公共休息室，他滔滔不绝地劝告我以后少喝一点巴锡白法国甜葡萄酒，因为这种酒含有过高的二硫化物。他那令人尊敬的妻子多萝西给我介绍了许多在剑桥学术圈立足的方法。尽管她在学术上的成就也令人惊叹，但她是见过的最谦虚最平易近人的学者。